



工
农
通
俗
文
库

长工和地主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

工农通俗文库

长 工 和 地 主

上海文艺出版社 編

王 亦 秋 插 图

*

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

上海永嘉路 25 弄 8 号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證出 094 号

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

*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張 1 字數 11,000

1961 年 11 月第 1 版 196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—10,000

統一書号: T10078·1827

定 价: (六) 0.09 元

出版者的话

为了帮助工农群众和基层干部巩固扫盲成果，培养看书能力，提高政治水平，增加科学知识，我们特地编辑、出版这套《工农通俗文库》。

这套文库是适合业余小学文化程度的人看的：里面有讲党的基本知识、党的路线政策和思想修养方面的书，有讲科学技术基本知识、卫生知识、历史知识、地理知识和语文知识方面的书，也有小说、戏曲、诗歌、民间故事和美术读物等等，文字通俗，有的还附插图。书中难认难讲的字，用同音字和拼音字母注音，有的还加注解。

同志们看了这套书，如果有什么意见，请随时告诉我们，以便修订。

目 次

捉虱子.....	2
按时下工.....	3
晒麦.....	5
打狗.....	6
鱼头鱼尾.....	7
地主的能干.....	9
分庄稼.....	11
“剥皮老爷”.....	14
赶高鸭.....	19
金马驹和火龙衣.....	22
地主巢谷.....	30

捉虱子

从前，有个地主，光想着叫长工给他多干活儿。

有一天，鸡刚叫了头遍，地主便起来喊长工：“时候不早啦！快起来干活呀！”长工心里有数，含含糊糊地哼了两声，翻个身又睡过去了。

地主在屋外待了一会儿，看看没有动静，就发起威风来，大声地喊叫：“太阳都晒到屁股上了，还不起来，哪像个干活的样子呀！”

长工在里面不紧不慢地说：“忙什么，我在捉虱子呢。”

地主一听，更火了：“天这么黑，你捉什么虱子呀？”

长工不慌不忙地说：“天黑什么，你不是说‘太阳都晒到屁股上了’吗？”

地主听了，再也说不出话来。

* 哼：hēng

按时下工

一次，长工和地主一块下地，长工流着汗锄地，地主却背着手在一旁监工。锄到太阳落山，两人一同回来。

到了河边，河水很大，地主要长工背他过河，长工不肯。地主说：“我给你一天工钱，你就得给我干一天活。现在庙里和尚还没打钟呢！打了钟，你才能下工；没有打钟，就得由我使唤。”长工没说的，只好把他背上。

刚渡到河当中，庙里“当当”地敲起钟来了。长工一听到钟声，“卜通”一声，把地主扔在河里。

地主湿得象落汤鸡一样，爬到岸上，破口大骂。长工说：“你不要骂，我是照你规定，按时下工的。庙里打了钟，我就该下工了！”



晒 麦

这一年夏收以后，地主有事出门去。他临走时，交代长工道：“收下来的麦还没有干，得先晒一晒再打。明天要是天晴，就把那堆大的麦摊开来晒；要是半晴半阴，就把那堆小点儿的麦摊开来；要是阴天，就把顶小的那一堆摊开来；要是下雨，那就坐在屋子里打草鞋。”长工一一答应了。

第二天早上，太阳出得很好，长工把顶大的一堆麦摊开了。中午天变得时阴时晴，长工又把较小的一堆摊开了。吃过中饭，变了阴天，长工又把顶小的那一堆摊开了。一会儿，下起雨来，长工就坐在屋里打草鞋。

第三天，地主回来了，看见麦全淋湿了，气得破口大骂。长工从从容容地回答道：“你不用骂，我完全照你的话办事，还有错吗？晴天，我把大堆麦摊开；半晴半阴，我把中间那堆麦摊开；阴天，我把顶小那堆麦摊开；下雨了，我就到屋

里打草鞋。你让我干的活，我全干啦。”

地主没话可说，只好干生气。

打 狗

地主同长工每天吃的是两样饭：地主全家吃的是猪肉白面，给长工吃的是黑的糠窝窝头，天天如此，顿顿如此。可是地主在别人面前，还要夸他对长工怎么怎么好。

有一天，地主家里来了好多客人。在吃饭的时候，不知怎么就谈到对待长工这上头来了。地主说：“不是我夸口，我对待长工再好也没有了，我家吃什么，长工也吃什么，我就不象别人家那样小气！”

刚好长工在院子里吃饭，听了这话，气得再也忍不住了，就拿了一根棍子打狗，打得狗满院乱叫。

地主隔窗子大声喝问：“你疯了？为什么死劲打狗？”

长工说：“狗要咬我啊！”

地主说：“你好好地，狗会咬你吗？”

长工大声说道：“狗嫌我顿顿饭都把狗食吃了！”

客人们听了都大笑起来，地主好象吃了耳光，脸一直红到耳根。

鱼头鱼尾

张老汉在一家地主家干活，天天吃残汤败汁，没有见过一筷子齐整一点的菜。逢到过年过节，给一点荤*的，也尽是鱼头鱼尾，只有骨头没肉。

一天，地主做生日，叫张老汉上街去买条大鲜鱼。老汉买了鱼，把鱼切成三段，拿中间一段送给了一个要饭的。剩下一头一尾，他包包扎地拿回来，交给地主。

地主一看，惊问：“怎么搞的，光有一头一尾？中段呢？”

老汉说：“中段有什么用？早割掉扔了！”

* 荤：读婚 hūn



地主说：“说傻话！扔了？”

老汉说：“嗯，不扔还留着？我在你家做活，从来也没吃过一次鱼身，我当只有头尾才能吃呢。”

地主的能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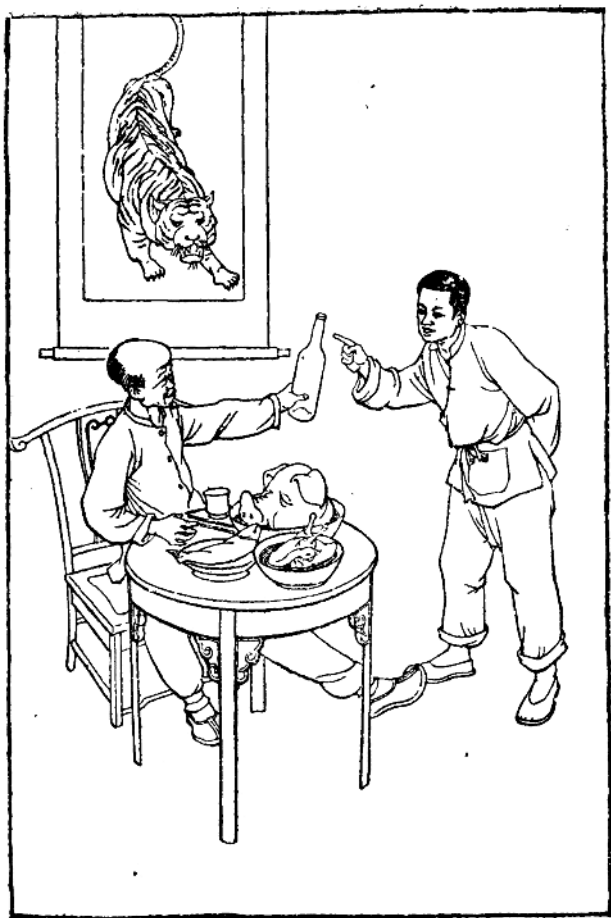
从前有个地主，是个刻薄鬼。有一次，刻薄鬼叫长工去酒店买酒，只给他一只酒瓶，却不给钱。长工感到莫明其妙，便问：“东家，没有钱怎能买到酒呢？”

刻薄鬼生气地说：“花钱买酒，谁不会买？不花钱买酒，这才真是能干呢！”

长工听了，只好拿着酒瓶走出去了。一会儿，长工仍旧拿着空瓶回来，刻薄鬼见了，大发雷霆。地叫骂：“真是岂有此理，酒瓶里没有酒，叫我喝什么？”

长工答道：“酒瓶里有酒谁不会喝？要是能够从空瓶里喝出酒来，这才真是能干呢！”

* 霆：读亭 tíng



分 庄 稼

地主钱老虎成天想盘剥人家，有一天，他把他的佃户王大喊来，假惺惺地说道：“王大呀，你的日脚不大宽舒吧，真叫我为你操心，往后不论种什么，我和你一家一半分好了！”王大“嗯”了一声，心里想：“钱老虎又在想什么鬼主意？他这是黄鼠狼给小鸡拜年，不会安好心的！”

王大正想着，钱老虎把眼珠一转，笑着说：“王大呀，一家一半分，你答应了？那好，往后分庄稼，我只要上头的一半，下头的全给你好了！”王大想了一想，也就一口答应了。

王大回去后，便在田里种了山芋。到了秋天，王大去见钱老虎说：“二爷，现在庄稼成熟了，请你去看收吧！”钱老虎得意洋洋地想：“这下我可以将全部粮食弄到手了！”连忙赶到地里。这时，王大按照事先讲定的话，把山芋放在一边，又把山芋藤堆在另一边，对钱老虎说：“二

• 佃：读电 diàn • 惺：读星 xīng • 芋：读预 yù

爷，今年收成好啊！你看这山芋藤长得多肥大啊？”

钱老虎一看，自己分到的净是山芋藤，气得直吹胡子。他想不认帐，可是家里的长工们都在旁边，一齐说：“二爷，这可是你来口说的呀，上面的一半归你，下面的一半归王大！”钱老虎没话可说，掉转头，忿忿地走了。

秋收一过，王大去问钱老虎，明年的庄稼怎么分。钱老虎眼珠一转说：“还是老办法，一家一半，这回我要下头的！”

一转眼又是夏收了。钱老虎同王大到地里看庄稼。一看，种的是麦子，那麦穗儿在风里摆呀摆的，把钱老虎的眼都看红了，可是当着许多人的面，说过自己只要下面一半的，不好不认帐，就索性装作大方，说：“好吧，王大，下面的一半你也收回去吧！我家仓库还空不出来，拿回去也没地方放。”其实他肚里憋着一股怒火，烧得正难受呢。

钱老虎回家，气得睡了一整天。一想起那

* 忿：读份 fèn，忿忿，发怒的意思。 * 憋：biē

黄金似的麦穗一颗都没有到手，就好象割了他的肉一样心疼。第二天清早，他把王大找来说：“我一向都实心待你，可是你一点也没有良心。说来说去，地总是我的，这两季我没收你一粒粮食，你想想对得起你二爷吗？”

王大笑笑说：“你仓库满满的，不是没有地方放吗？”

钱老虎忙道：“我昨天已腾出一间仓库来了，你把收的一齐给我，还不够填仓角呢！”

王大看他耍赖皮，就说：“二爷，庄稼的分法可都由你决定的呀！”

钱老虎没办法，就说：“上次我要上头，你种山芋；这次我要下头，就种小麦。下一次，上头下头我都要！你拿中间的。”

王大答应了，回去就在地里种上了玉米。

很快又到了秋收。钱老虎乐滋滋地提着手杖，来找王大说：“王大，你人手少，我特地叫几个伙计来帮你的忙，今儿还不收吗？”

王大说：“收。怎么不收呢？”王大就带了镰

• 杖：读丈 zhàng

刀，和钱老虎一起到田里去。钱老虎到田里一看，浑身凉透了。原来田里长的是玉米。钱老虎心痛得象碾子碾似的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

“剥皮老爷”

有一个狠心的地主，把一个钱看得比磨盘还大，处处剥削穷人，人家送了他一个外号，叫做“剥皮老爷”。本村的人，谁也不敢跟他来往。

有一年，过了正月十五，还没雇到长工，他就想了个主意，找了几张红纸，写上：“谁愿意替我干活，一年工钱三十两银子！”把这个招贴张贴到各处去。

邻村有一家，兄弟两个：哥哥叫大虎，弟弟叫二虎。有一天，大虎上街去买米，看到墙上雇人的红招贴，觉得一年有三十两银子工钱可不少，回家和二虎商量了一下，就到“剥皮老爷”家去干活了。

大虎整整干了一年活，大年三十夜，灰溜溜地回来了。二虎见了忙问：“哥！你回来啦，快吃